

文學與影像的跨界交流

《日曜日式散步者——風車詩社及其時代》新書座談會

文——趙慶華 研究典藏組

攝影——林佩蓉

“

如果要讓大家更認識「風車」，就不能只是停留在紀錄片，必須從影片延續、生長出新的東西，因此才有了《日曜日式散步者——風車詩社及其時代》一書的發想。”

展覽與
活動

1930年代，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在臺南，由一群年輕詩人扛著「超現實主義」大旗所組合而成的「風車詩社」，於2015年，在新銳導演黃亞歷的鏡頭下，重新轉動。從2015年底影片剛完成時的特映，到今年於各大影展初試啼聲，截至目前為止，《日曜日式散步者》不僅入選哥本哈根國際紀錄片影展、布宜諾斯艾利斯國際獨立電影節、鹿特丹國際影展、馬德里國際電影節、全州國際影展；更榮獲第53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台灣競賽首獎、2016年台北電影節最佳編劇獎、最佳聲音設計獎。

本片以風車詩社的風格趨向、美學技藝與創作意識為核心，由此延伸探討日治時期臺灣詩人的時代經驗與生命歷程。導演運用詩意而獨特的聲影語彙、積極挖掘梳理珍貴文獻，說出一個多數人過去不曾聽聞的故事，不僅讓廣大讀者見識了臺灣文學的別有天地，也漸次擴展我們對文學與時代如何交鋒輝映的理解。然而，誠如研究者所言：「電影畢竟無法完全取代閱讀」，為了讓觀眾走出電影院後，仍然保有持續觀照風車的心念，紀錄片團隊繼而出版了《日曜日式散步者——風車詩社及其時代》兩冊裝的套書，希望能藉此「架一座橋，通往風車詩社、通往日治時期臺灣、通往前衛藝術。」



《日曜日式散步者——風車詩社及其時代》書封。

如果說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是影像化了的「風車詩社」，那麼《日曜日式散步者——風車詩社及其時代》應該可以被視為文字版的《日曜日式散步者》。不同類型範疇的文本既是彼此的參照、亦可作為相互顯影的印證，更是指引觀眾和讀者深入認識「風車詩社」的一條捷徑。緣於此，國立臺灣文學館圖書室特別規劃「文學與影像的跨界流動」講座活動，邀請文學和紀錄片等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對話。首先，是在10月16日登場的「《日曜日式散步者——風車詩社及其時代》新書座談會」。

這場座談會由國立成功大學閩南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陳佳琦主持，出席貴賓有「風車詩社」研究先驅、成大臺文系呂興昌教授，《日曜日式散步者》文學顧問、主



首場座談會由陳佳琦（右1）主持，出席貴賓為（左起）紀錄片導演黃亞歷、《日曜日式散步者》主編陳允元、「風車詩社」研究先驅呂興昌教授。

編、同時也是政大臺文所博士生陳允元，以及該片導演黃亞歷。座談以紀錄片為起點，幾位專家學者從各自不同的角色和眼光，與聽眾分享其拍片、編書以及開展相關研究的心路歷程。黃亞歷表示，本片從2012年開始拍攝，期間一方面受惠於諸多學者前輩過去累積的厚實基礎，另一方面也仰賴後進研究者繼續開挖新的史料，才有機會讓詩社再次迎風招展。他特別在意臺南人對此片的接受程度和反應迴響，因為「臺南人應該要珍惜自己的文學資產」。透過影片，我們會看到，早在1930年代，在地的文學家便以創作者的深刻自覺，思考有關臺灣主體、「文學」何為等問題，這些思索即使放到今天，仍然顯得前衛、進步，可以在當代找到對應的線索和對話的空間。而如果要讓大家更認識「風車」，就不能只是停留在紀錄片，必須從影片延續、生長出新的東西，因此才有了《日曜日式散步者——風車詩社及其時代》一書的發想。

主編陳允元接著詳述他接下編輯棒後的發想觀點：本書如何集眾人心力，選輯詩人作品，並邀請多位當代研究者提出嶄新觀點的詮釋與解讀，透過編輯與設計的創意，讓書溢出影片的框架，擁有自己的生命；期望以此賦予電影與文學對話的立足點，向讀者傳遞新的閱讀可能，也讓所有的人、事獲得重新被連結的契機。至於早在1990年代就編選楊熾昌、林修二作品集的呂興昌老師，除了憶述與前輩詩人相識的淵源和經過，同時也談到他所認

識的楊熾昌對母語的堅持與嫻熟，但是影片全數使用日語，這一點在他看來，似與事實有所出入。呂老師進一步指出，日治時期詩人們的創作語言（日語）和生活語言（臺語）是有所區隔的，即使在所謂的「國語家庭」，也不能完全排除他們日常使用臺語的可能性。他也提點導演和主編，要讓現在的讀者理解八十多年前的風車，除了將日文原作翻譯為華語，最好也能將臺語並列對照，或許更能體現箇中深意。再者，超現實主義的作品，往往充滿「色彩」和「聲音」的書寫，所以不妨嘗試藉由聲腔的表現（例如錄製有聲書），讓文學的精神意義得以在字音的抑揚頓挫中得到突顯。

對於語言的問題，導演根據自己與詩人家屬訪談、接觸的經驗為例，說明為何選擇以日語貫穿全片：「我想我們不得不承認日語對這些戰前詩人的重要性，尤其是依賴殖民體制的語言表達其內在最精煉的思想，並以此與同輩文人相互激盪詩心。」黃亞歷認為，或許是因為與呂老師站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凝思風車詩人從戰前到戰後語言使用的變化，因而得到不同的結論。不過他也表示，由於篇幅有限，書裡沒有放進日文原作，確實十分可惜；希望未來能有足夠的資源，將作品演繹出臺語版，成全呂老師所說的，同時以日語、臺語和華語呈現，那才足堪稱之為歷史的完成與圓滿。☒